

L. S. J. N. D. N. M. S.



国外女生的 内心世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国外女生的
内心世界

Telling It Like It Is

ng Asian Women Talk

Nadya Kassam, editor

The Women's Press Ltd. 1996

国外女生的内心世界

〔英〕纳迪亚·卡莎姆

茅兰娣 译

责任编辑：唐、谢、易、徐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78,700 印数：1—5,000

ISBN 7—5404—2144—4

I·1638 定价：8.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当妇女出版社要我编这本书时我很兴奋,编书是我一生中想做的事之一。因这份责任我觉得有些紧张,但又感到自己有能力接受这种挑战。这本书有很重大的意义——亚洲年轻的女子第一次有了为自己辩护的空间。

作为亚洲女人,我们经常感到孤独和寂寞,因为我们的社会一般不允许我们自由发表言论。每天我们都具有被混淆的几种身份,要作出反映我们个性的选择和决定。新闻媒介总是津津乐道于西方社会中亚洲女性的悲惨结局。像在许多其它社会一样,精神问题、自杀及包办婚姻的确存在,但那只是我们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从开始接到女性写来的手稿时我就意识到,现在还几乎没有书面材料来证明亚洲年轻女性的强大、可爱及善辩。这些文章的质量都很高,表达了她们的关注点、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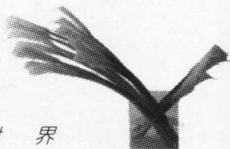
国外女生的内心世界

在问题及解决方案——不管它们是愤怒的、理智的还是悲哀的。我觉得这本书是亚洲年轻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女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传统习惯抗争，以便能和她们的同辈相处融洽，从积极的方面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谈论的主题从教育、男友到残疾人宗教等，很广泛。一些来稿是有争议性的——例如，被家人的朋友凌辱或作为同性恋者出走等，但所有这些都成功地描述了年轻女性如何将个性与需要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我选登的来稿反映了较广泛的女性的的心声——不同阶级、宗教、身体健康状况、性别特征、混血儿及混合文化的——亚洲年轻女性自己“实话实说”。

我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性质的书应该存在，这是我少年时未有过的东西。有件事很滑稽，我少年时和朋友们用的花招竟在今天的亚洲少女中间依然流行！我希望这本书是亚洲年轻女性的一面镜子，表明她们不再孤独，许多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这些书稿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城市、小镇甚至于山村。学校、难民营、作协、青年组织及社会中心的人也都投了稿。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阻力都很多：许多父母出人意料地合作，甚至在节假日将手稿发传真给女儿让其修改！然而，我也发现有些亚洲的老师觉得给亚洲女孩子这样



一个机会是不合适的。

家长及老师也许可从本书中学到些什么。亚洲年轻女性是值得信赖的,我们确实热爱并尊重我们的家庭和传统,但我们也希望能成为自己,发现自己的个性。只要这本书能帮助一个亚洲女性,让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这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就很值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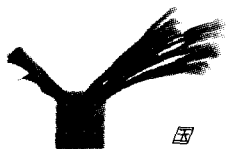
我还希望它能鼓励亚洲女性继续为别人及自己写出她们的故事,如实反映她们的经历,因为她们仍有很多故事可告诉我们。总之,我希望读者觉得本书令人开心、着迷,值得一读。





序

- 去俱乐部(爱西门·泰德赫) 1
- 我的第一次约会(米娜) 6
- 我们都是人(海尔玛·比刚·艾珂塔) 10
- 给我哥哥的一封信(拉杰·克莱尔) 14
- 面对人身攻击(瓦勒妮·古丁胡) 17
- 爱上了不该爱的男孩(基尔·艾科拉) 23
- 创造我自己的文化(夏赫尼娜·比刚·莫萨比) 27
- 选择圣诞节(哈夏·德哈克) 33
- 印度欢迎我吗(夏伯妮·查得哈) 36
- 放飞自己(萨丽玛·德哈拉) 43
- 出走(雷拉) 49
- 一个节日(卡尔帕娜·帕特尔)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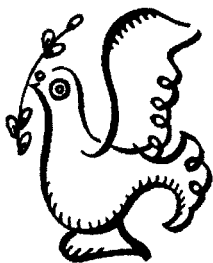
国外女生的内心世界

- 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妮娜·米亚赫) 60
我不像任何一个(法拉赫·艾丽) 66
珍视自己(拉黑拉·帕杰瓦妮) 72
一位印度——乌干达人在英国(妮克夏·夏克拉) 79
有点不正常(西塔·拉姆帕拉克西) 84
在孟加拉家庭里(普娜姆·阿拉姆) 88
幸运的我(吉太加里·维杰拉特娜) 94
歌星(安娜波娜·米夏拉) 100
规章制度(泰亚) 105
保持本来面目(夏林·可汗) 113
作者介绍 122



去俱乐部

爱西门·泰德赫



这场爵士乐演奏会是今年的话题。对我来说,这将是初次参加的晚间俱乐部。对晚间不准出门的亚洲少女而言,它也的确是“白天”的时间。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都要去。考试刚刚结束,每个人的脑子里全只有一个念头——去玩个痛快。我也决定去。

我对我哥讲了这件事,谢天谢地,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式兄长,他们在你提起异性也将会去时马上就会暴跳如雷。他非常温和,讲了一些“我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德性”的老生常谈,但我感激他的关心。实际上倒是我姐姐对此有些反对,并问我为什么不能等到十八岁才去。

在演奏会的前夜,我第四次试穿了我的衣服。它很



长,突出了我的腰身。没有一个地方不好——我父母将我抚养得非常棒!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打了电话给我的朋友去确定一下我们该怎么说。我们必须保证所编的故事互相吻合,因为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告诉父母真相,而无须说谎。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想到男孩,我真激动。一会儿我就刷牙洗了脸下楼吃早餐了。我抑制了三口就吃完的冲动,尽量做得跟平常一样。

妈妈问我:“贝塔,今天谁会去?”

“噢,我们全都去,会玩得很开心的。”

“你什么时候回家呢?”

“大概七点钟吧。”

“七点钟?在电影院一直呆到七点钟!你们都做些什么?六点钟回来吧。”

我想尽量多争取点时间,但是徒劳无益。

上楼去卧室时,我一直在想象到那儿的情景。我会遇见梦中的那个男人吗?如果一个亲戚看到了我并告诉我爸妈怎么办?如果他们从另外的途径发现了呢?如果将面临一场灾难呢?我意识到我有点像有妄想症了,就赶快停止了想“如果……怎么办”?

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穿上了那件衣服,做了头发,并打上了粉底。我照了下镜子朝自己扮了个笑脸。我的



头上好像长出了两个魔鬼一样的角。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升天的,不过坦白地说,就是升天我也不在乎。我只想和朋友一起玩个痛快,而不是在天国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对妈妈说了声“再见”我就冲出了前门,直朝妮塔家走去,把其余的妆化完并去和其他人会合。

我们下车时,一群接近二十岁的男孩已在我们前面集合好,正朝俱乐部走去,一边还唱着一首古老的印度班拉歌曲,唱得不好听。他们的样子就像是去参加一场足球比赛,而不是去俱乐部。好极了,一群年轻无赖,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过,如果这就是即将到来事情的风格,我真的不想去了。

排队等候进去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都一个样,他们像是从一条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好像所有的女孩都涂了明亮的口红,在头发上搞了金黄色的纹路,最起码用了一罐定型喷雾剂。男孩子都穿了宽松的工装裤,配上格子衬衫或汗衫以及无钉软运动鞋。似乎永远都进不去一样,因为守门的要检查每一个人。我们排队时,有两个男人从一辆车上钻了出来。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因为我发现他们拿着电视摄像机和麦克风,整个过程他们都会拍下来!我在脑子里想象着:我家里人正闲坐在电视机前,放松,看到我拼命地想藏起自己的脸。所有在场



的人里面,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我也可以肯定我父母相信死刑是一种惩罚,即使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这么想。

工作人员在入口处安装好了设备,我尽可能地掩藏好自己,最后我终于进去了。我们把包放在了行李寄存处,便到了里面。那儿有一个舞池及一个舞台,舞台的一边是留给节目主持人的。舞池的边缘有沙发和三张吧台,这些都可从楼上的走廊上看到。

我们都在舞池附近找了座位。大厅里放的是班拉乐曲,这不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一类乐曲,我一点都不想跟随它跳舞。我们等着它换成轻快的或强烈的音乐。我们等了一整晚。几小时过去了,放的仍然是班拉乐曲。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的确是厌烦了。我想在祖母家喂猫也会比在这儿快乐得多。最后,音乐终于换掉了。就像上帝送来了一束阳光,我们都在音乐再次变换之前奔向了舞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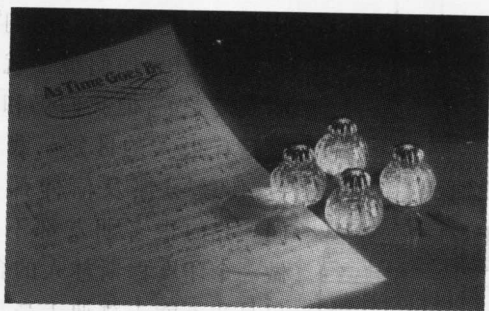
尽管摄影工作人员老在俱乐部周围神出鬼没的,我还是觉得轻松了点,大家也都玩得很尽兴。其后,妮塔似乎比我们这些人具有更多的激情,开始去找男孩子了,其行为就像个到处猎物的野生动物一样。也都亏了她我才遇见了他。

有个家伙碰巧从妮塔身边走过,按惯例,妮塔就和他跳起了舞。他的朋友也刚好走过来。他朝我微笑,我就



回笑了一下。他走近时我们就一起跳舞。从那开始,除了激动外,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好像觉得是进了漂亮的一球而得了分一样,真是棒极了!

最后,演奏会结束了。拿摄影机的人已经离开,我们也知道我们得走了。大家互相道了别,希望能下次再见。我只希望我的父母及其他人不要在我之前就已从电视上看到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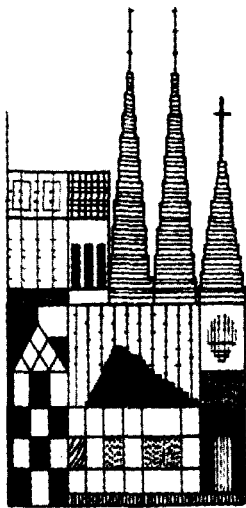




国外女生的内心世界

我的第一次约会

米娜



我今年十六岁，住在萨福克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我们家是本地区惟的一个亚洲家庭，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白人。我父母是穆斯林人。他们在印度出生、长大。一九五八年，他们迁到了英国。我想，他们很早就被这儿的人接受了，但我们仍和周围的家庭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肤色、传统习惯及信仰都与众不同。我的很多朋友都不能理解做一个印度穆斯林人的含义，仅仅是我不能去跳迪士高，不能和男孩外出或喝酒吗？我得承认我很嫉妒他们，他们从不必为“罪恶”的想法所困扰——他们能自由自在地享受少年生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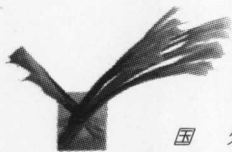


乐趣。他们的父母也让我心生嫉妒——在他们之间是一种友谊关系，而我父母什么都要给我安排。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家庭对我只是一种束缚。

前年暑假，我刚过完十五岁生日就去溜冰了。我对我父母说那是一项运动并获得了批准，其实那溜冰场更像是个俱乐部。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溜冰，就我不会。虽然我每次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比如穿些漂亮的衣服并化妆啦——因为溜冰是我碰到男孩子的惟一机会——但我每次都像笨蛋一样垂头丧气地结束了自己的练习。

有一个星期天我碰到了一个叫凯文的男孩。他十七岁，正在接受培训，将成为一名机械工。事实上，我本来是喜欢他一个同伴的，当我们聊天之后，我发现我喜欢的那个人已经和别人走了，凯文却在那儿。我真的不能说我已迷上了凯文，但他似乎迷上了我。那晚溜冰结束时，他邀我出去喝点什么。我答应了，但我说他不能打电话给我——只能是我打电话给他，因为我父母很严厉，如果发现我跟一个男孩出去，房子都会塌的。

除了真正信任的最好的朋友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将和他出去。从前我从未和男孩外出过。事实上我不谈论男孩子，因为真正遇上一个我喜欢的并且也喜欢我的人，还能在父母面前掩盖事实，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凯文好像接受了这个事实——一切都不会进行得很顺利。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打电话给他,预先安排了和他的约会。当时是放假期间,所以我不能编造



于这个时刻我已想象了好久!我的第一次约会!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束光亮进入了我的大脑——我定能做得和别的女孩一样,为这也值得去冒险。我很激动,但不是因为要见到他,我激动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了活力。

故事说我有事去学校。我告诉我妈妈,我要出去散步,天黑之前就回来。她没说什么,尽管我化了妆并穿上了我最时髦的衣服。关

我在学校和他碰了头。他有一辆车,我们驱车去了村庄外面的一间酒吧。我要了一杯橙汁,他要了一杯啤酒。我不怎么说话,也许是我太紧张,太怕我的父母了。他努力使我放松,但我做不到。我一直都很冷淡,所以他说我很古怪。那使情况变得更糟。我的确已尽力使自己多说点话了。我问他父母的情况,他说他是半个伊朗人。他父亲是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人。我真的不相信!在萨福克有另外一个穆斯林人!但凯文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的那一半如此感兴趣。我很失望,在整个萨克



福,这个惟一的半穆斯林男孩居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需要理解!每次他说我古怪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离他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紧张,也许他以为我故意这样,是因为我不喜欢和他出去。

九点钟时,我让他送我回家。天已黑了,但我仍然在离我家还有几户人家时就下了车。在我钻出车门时,他问我是否还能见到我。我问他是否喜欢我,他说喜欢。然后他吻了我。在此之前我从未被人吻过,但我没任何感觉。

他驾车走了,我也进门去面对我妈妈,她因为我晚上在外面乱走而骂了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凯文说我不想再见他了。他说他不介意我的父母,但我坚持那太困难了。他很愤怒,但他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了。

我很高兴,我已和男孩外出了,我们还接了吻。但我又很失望,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甚至都没对我的朋友们谈起这个。我仍觉得自己与她们不同。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决定结束它是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他,我却以父母作借口。我想如果我对他有点感觉,哪怕困难再大,我都会想办法见到他。我过去是、现在也是与众不同的,在约会中我不仅仅要被约出去,更重要的是被接受。